

同素逆序詞“來到”和“到來” 的語法研究

A Grammatical Study of Reverse-ordered Allotropy

Words of *Laidao* and *Daolai*

◎ 賴麗琴、朱其智

提 要：基於 CCL 現代漢語語料庫的統計，本論文對同素逆序詞“來到”和“到來”的語法功能進行了共時描寫和歷時分析，“來到”和“到來”都可以在句子中直接作謂語，“來到”絕大多數帶賓語，是及物動詞，“到來”基本不帶賓語，是不及物動詞。而非謂語（在句中作主語、賓語和定語）功能，則由“到來”獨立承擔。

關鍵詞：同素逆序詞；共時描寫；歷時分析；謂語；非謂語

Key words: reverse-ordered allotropy words; synchronic description; diachronic analysis; predicate; non-predicate form

一、引言

同素逆序詞是一個龐大的集合，學術界多有研究。有編著專門詞典的：佟慧君（1983）、楊英耀（2003）等；有發表專文進行研究的：隋樹華等（1956）、陳方（1987）、譚汝為（1995）、薄家富（1996）、徐根松（1997）、張其昀（2002）、張瑞朋（2002）等；有成為碩士論文研究專題的：李麗雲（2002）、黃樂（2006）、丁穎（2008）、黃巍（2010）、賈玉萍（2010）、李丹（2016）等。

至於對某一對同素逆序詞進行具體研究的有：“不再”和“再不”（崔健，1982；潘慕婕，2001；張倩、陳月明，2013；陳群，2015；王晨峰，2015），“達到”和“到達”（馬洪海，1991），“青年”和“年青”（唐中笑，1998），“兄弟”和“弟兄”（邢福義，1999），“前面”和“面前”（張遵融，2007；羅堃，2007），“互相”和“相互”（李孝昀，2014；楊莉莉，2017），“喜歡”和“歡喜”（成伶俐，2013），“來往”和“往來”（羅麗麗，2018），“代替”和“替代”（李雪梅，2018），“展開”和“開

展”（匡鵬飛、高逢亮，2020）。

綜觀上述文獻發現，目前對“來到”和“到來”這一組同素逆序詞還沒有進行專門的研究。楊英耀（2003：43）在《同素異序詞應用詞典》中指出，二者雖均具動詞性，但含義不盡相同，一般不能互換使用。其中，“到來”表示“來臨，多用於事物”，比如“我們民族歷史上最燦爛的科學的春天就要到來了”；而“來到”表示“到達，到了，多用於人”，比如“我們是工農子弟兵，來到深山……”。楊英耀對其觀點並沒有進行論證，僅僅舉例而已。“來到”和“到來”這一組同素逆序詞的真實情況到底怎樣，很有必要寫出專文進行具體研究。

拙作根據 CCL 現代漢語語料庫^[1]，篩選出現代漢語“來到”和“到來”有效語料，共 59155 例。根據表 1 可知，現代漢語“來到”和“到來”的使用頻率，差距比較大，“來到”使用得比較多，高達 79.04%，“到來”相對而言，使用次數較少，僅佔五分之一左右。

表 1 “來到”和“到來”現代漢語語料的統計

	例數(例)	佔比
來到	46758	79.04%
到來	12397	20.96%
總計	59155	100%

CCL 語料庫現代漢語語料中這 59155 例“來到”和“到來”語料，時間跨度從 1912 年至今有一百多年。從靜止的角度來看，這些語料可以作為一個共時的平面來描寫；從歷時發展的角度來看，“來到”和“到來”這一百多年的發展軌跡，可以顯示出它們在語法功能上的區別。

本研究發現，“來到”和“到來”在句子中可以作謂語，而非謂語功能（即用作主語、賓語和定語）則基本上由“到來”獨立承擔，沒有發現“來到”和“到

來”作補語和狀語的情況。

二、“來到”和“到來”作謂語

2.1 “來到”和“到來”作謂語的共時描寫

在“來到”和“到來”作謂語的語料中，我們發現“來到”傾向於帶地點賓語，如下列例子中的“漢城”“工廠”“北京”“巴賽隆納”“河西走廊”“學院”和“藝術館”。

(1) 她終於如願以償的又來到了漢城。（1994 年報刊精選）

(2) 他一大早就來到工廠，把車間打掃得乾乾淨淨。（1994 年報刊精選）

(3) 這次他帶團來到北京，發現北京的變化確實很大。（2001 年新華社）

(4) 在濟南封閉練了那麼久，又是室內場地，一下子來到驕陽似火、有風的巴賽隆納，隊員們真是難以很快適應。（2003 年新華社）

(5) 帶着嚮往與疑惑，深秋時節筆者來到了河西走廊。（2000 年人民日報）

(6) 帶着種種疑問，我來到這所學院。（2001 年新華社）

(7) 不知不覺，他們來到了埃及藝術館。（劉慈欣《三體 II》）

只有少數“來到”不帶賓語，例如：

(8) 7 點 30 分，神聖莊嚴的時刻就要來到了。（1995 年人民日報）

(9) 當我們還沉浸在澳門回歸的喜慶之中時，新的一年在熱烈歡快的氣氛中來到了。（2000 年人民日報）

而“到來”傾向於不帶賓語。例如：

(10) 夜幕降臨，村民們三三兩兩，陸續到來。（1994 年人民日報）

(11) 家燕與春天一起到來，秋天遠走高飛，年年如此。(1994 年人民日報)

(12) 這個過程已經悄悄到來，並且正在不斷地造成或大或小的衝擊和陣痛。(1995 年人民日報)

(13) 又一年的春天到來了，那也是康得十年的春天。(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

(14) 雖然她知道這一天遲早會到來，但是真來到時她又感到可怕。(網絡語料/網頁/C000023)

(15) 幾年前，移動商務還只是一個新名詞，但是隨着 3G 時代的即將到來，2006 年移動商務市場開始進入高速成長期。(網絡語料/網頁/C000010)

(16) 關鍵時刻到來了，她必須做些什麼，但要萬分謹慎!(劉慈欣《三體 III》)

(17) 女兒上小學時，每當這些節日到來，學校都會安排學生們在課堂上製作節日禮物。(土一族《從普通女孩到銀行家》)

只有極少數“到來”會帶賓語，例如：

(18) 阿富汗北方聯盟 19 日說，美國的一個 8 人“小組”不久前乘坐直升機到來阿北部地方，目前正與北方聯盟的杜斯塔姆將軍一起在達拉蘇夫地區行動。(馮志《敵後武工隊》)

(19) 轉向南往下走，到來鶴亭。下望節烈祠和石公寺的房屋，整齊，小巧，好像展覽會中的建築。(葉聖陶《記遊洞庭西山》)

類似上述例(18)和(19)，“到來”帶賓語“阿北部地方”“鶴亭”只有極少數的情況。

在 CCL 現代漢語語料庫中，“來到”作謂語有 46568 例，而“到來”作謂語有 6614 例^[2]。本文對“來到”和“到來”帶或者不帶賓語的情況進行了分析，具體見表 2：

表 2 動詞“來到”和“到來”帶/不帶賓語情況的統計

	帶賓語	不帶賓語	總計
來到	44642/95.86%	1926/4.14%	46568/100%
到來	19/0.29%	6595/99.71%	6614/100%

我們對 46568 例“來到”做謂語的語料進行統計後發現，有 44642 條語例帶賓語，佔 95.86%；僅 1926 條語例不帶賓語，佔 4.14%。而根據我們的統計，“到來”帶賓語的只有 19 例，僅佔 0.29%，不帶賓語的有 6595 例，高達 99.71%（見表 2）。基於這些統計資料，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來到”和“到來”這一對同素逆序詞在作謂語時的區別是：“來到”是及物動詞，而“到來”是不及物動詞。黃伯榮（1998：274）指出動詞“到來”不能帶賓語是對的。

2.2 “來到”和“到來”作謂語的歷時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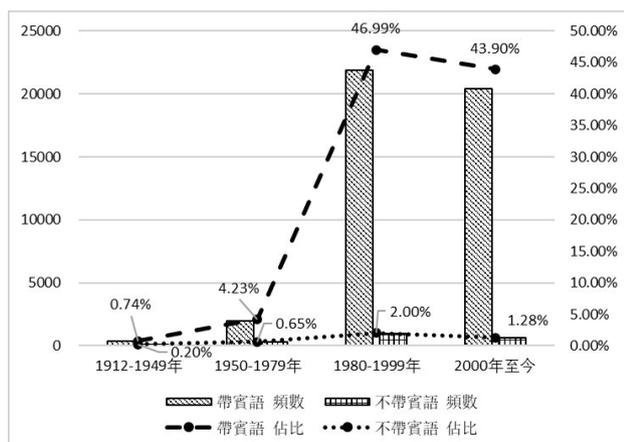
CCL 語料庫中的語料，每條語料都標註了“檔案名”，“文章標題”，“作者”信息等。本文根據以上信息，對“來到”和“到來”的語料進行歷時分析，主要將語料分為四個階段：1912-1949 年，1950 年-1979 年，1980-1999 年，2000 年至今。從歷時角度分析謂語動詞“來到”和“到來”在一百多年中的演變軌跡，具體見表 3、圖 1 和圖 2：

表 3 “來到”和“到來”作謂語帶/不帶賓語的歷時統計

	來到		到來	
	帶賓語	不帶賓語	帶賓語	不帶賓語
1912-1949 年	345/0.74%	95/0.20%	1/0.02%	88/1.33%
1950-1979 年	1971/4.23%	302/0.65%	2/0.03%	516/7.80%
1980-1999 年	21881/46.99%	931/2.00%	3/0.05%	2575/38.93%
2000 年至今	20445/43.90%	598/1.28%	13/0.20%	3416/51.65%
合計	46568/100%		6614/100%	

根據表 3，“來到”作謂語帶賓語的用例呈現迅速增加的趨勢，“來到”帶賓語在第一個階段“1912-1949年”只有三百四十多條用例，到第二個階段“1950-1979年”上升到一千九百多條語料，到“1980-1999年”和“2000年-至今”這兩個階段更上升到兩萬多條語料，而且佔比都在 43% 以上。而“來到”作謂語不帶賓語的用例，第一階段僅九十五條，其他三個階段也都只保持在幾百條語料，而且佔比都不超過 2%。從圖 1 可以明顯看出“來到”不帶賓語的語料一直保持在低位，變化不大；而“來到”帶賓語的語料則上升明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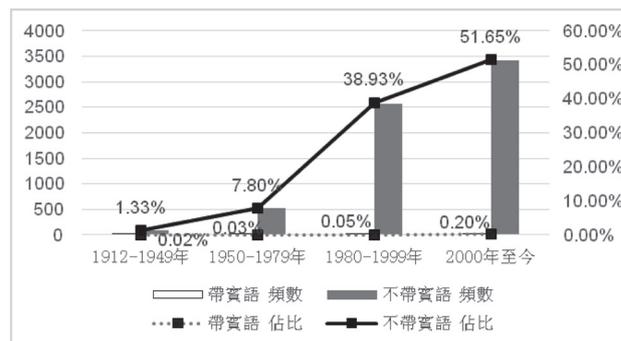
圖 1 “來到”作謂語帶 / 不帶賓語的歷時發展軌跡



根據表 3，“到來”的情況則相反，作謂語不帶賓語的用例呈現迅速增加的趨勢，從第一個階段的八十多條語料，增加到第二個階段的五百多條語料，再增加到第三階段的兩千多條語料，第四個階段持續增加到了三千多條語料。而帶賓語的用例始終在低位徘徊，第一、第二、第三個階段都是個位數字，第四個階段剛剛達到十三條語料，而且每個階段遠遠不到 1%。總之，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謂語動詞“來到”和“到來”在現代漢語一百多年的歷時競爭與演變中，語法功能已經分化，即“來到”為及物動詞，“到來”為不及物動詞，其歷時發展

軌跡見圖 1 和圖 2 的展示情況。

圖 2 “到來”作謂語帶 / 不帶賓語的歷時發展軌跡



三、“來到”和“到來”作主語

3.1 “來到”和“到來”作主語的共時描寫

我們對“來到”和“到來”作主語的情況進行了統計。

表 4 “來到”和“到來”作主語的統計

	例數	佔比
來到	34	3.81%
到來	859	96.19%
合計	893	100%

根據表 4，“到來”作主語的例子遠遠多於“來到”，佔 96% 強，例如：

(20) 西城秀樹是日本當代著名歌星，他的到來，在廣州掀起一陣旋風，兩場義演的門票一搶而空。
(1994 年報刊精選)

(21) 他的到來，更加鼓舞了人們戰勝洪水的信心。
(1994 年報刊精選)

(22) 蔡主任的到來還是有用的，人們馬上老實了不少，罵的醜話都憋了回去。
(嚴歌苓《第九個寡婦》)

(23) 妻子的到來，使張文華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白帆《那方方的博士帽》)

(24) 他的到來對我是很有幫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五卷 緊縮包圍圈)

(25) 楊雲碧高興地說，因為年底，這個家就是五代同堂了，新生命的到來，將給和樂的家庭帶來更多的歡笑。(聞卓《給老爸老媽的 100 個長壽秘訣》)

(26) 報導說，中國選手的到來總是引起人們普遍的關注。(2001 年新華社)

(27) 內地遊客的到來帶動了香港餐飲、零售、酒店、運輸等多方面的發展。(2004 年新華社)

“來到”作主語例子不到 4%，例如：

(28) 周揚的來到，也使馮雪峰無法掩飾自己對這件事的感動。(1997 年作家文摘)

(29) 醫生的來到，讓寡婦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她逢人就說：“知識份子就是招人喜愛。”(余華《在細雨中呼喊》)

(30) 他的如夫人和一部分幕僚的來到，已經近黃昏了。(姚雪垠《李自成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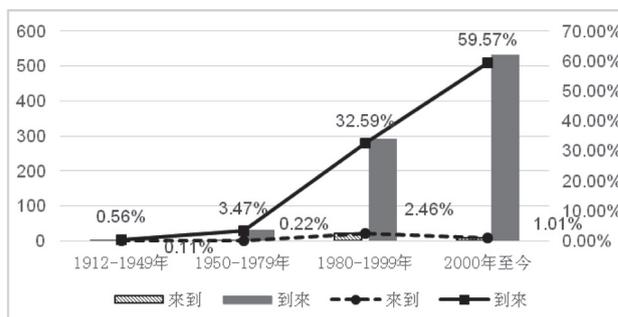
3.2 “來到”和“到來”作主語的歷時分析

根據“來到”和“到來”作主語的語料，從歷時角度對其進行分析。

表 5 “來到”和“到來”作主語的歷時統計

	來到	到來
1912-1949 年	1/0.11%	5/0.56%
1950-1979 年	2/0.22%	31/3.47%
1980-1999 年	22/2.46%	291/32.59%
2000 年至今	9/1.01%	532/59.57%
小計	34/3.81%	859/96.19%
合計	893/100%	

圖 3 “來到”和“到來”作主語的歷時發展軌跡



據表 5、圖 3，在現代漢語一百年的時間裏，“來到”作主語，一直在低位徘徊，在各個階段都沒有超過 3%。在“1980-1999 年”這個階段為 22 例佔 2.46%，到了“2000 年至今”現階段，又降低至 9 例佔 1.01%。而“到來”作主語，一直處於快速上升狀態，到了現階段，已經上升到 532 例約佔 60%，而“來到”只有 9 例作主語，與之相比，相差 59 倍強。

四、“來到”和“到來”作賓語

4.1 “來到”和“到來”作賓語的共時描寫

我們對“來到”和“到來”作賓語的情況進行了統計。統計結果如下：

表 6 “來到”和“到來”作賓語的統計

	例數	佔比
來到	57	1.52%
到來	3702	98.48%
合計	3759	100%

“到來”作賓語佔 98% 強，例句如下：

(31) 我們對他的到來感到很高興，他在試訓中給我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2003 年新華社)

(32) 總書記還在廣東視察的時候，聽說三明、南平等地市遭受洪澇災害，就通過身邊人員詢問災情，並請省委傳達他對災區人民的慰問，囑咐省委

領導不要因為等候他的到來而耽誤領導抗洪救災的時間。(1994年報刊精選)

(33) 讓我們伸起雙手，迎接這一光輝日子的到來。(1993年人民日報)

(34) 而且“共建”也是瑪麗鎮今年的重點工程，他們的上級有要求，所以他們對你的到來非常重視，吃飯就是重視的表現之一。(趙琪《告別花都》)

(35) 那是一個不大的賓館。岡山正深深地靠在沙發裏，靜候着他的到來。(禮平《小站的黃昏》)

(36) 多名群眾在道路兩旁揮動哈達，形成兩條白色巨龍，歡迎代表團的到來。(2001年新華社)

(37) 現在，他在等待六點鐘的到來，然後他走進超市，根據早就擬好的清單，做一次旅行前的採購。(網絡語料/網頁/C000010)

(38) 兩塊墓碑靜靜地立在夜雨中。仿佛一直在等待着羅輯的到來。(劉慈欣《三體II》)

“來到”作賓語例句不到2%，例子如下：

(39) 旅居阿根廷的華人華僑5日上午在布宜諾賽勒斯市中心舉行了舞龍舞獅遊行和團拜活動，興高采烈地慶祝新千年第一個龍年的來到。(2000年人民日報)

(40) 我曾經多麼盼望員警的來到。(《讀書》vol-137)

(41) 是暖流又溶化了巖石上的冰層，滴下第一顆粗大晶瑩的水珠，宣告了春的來到。(馮德英《苦菜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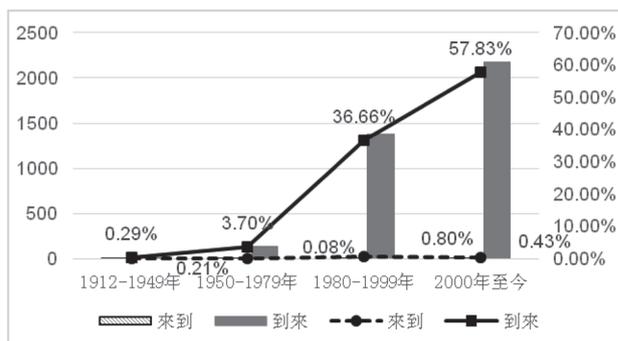
4.2 “來到”和“到來”作賓語的歷時分析

表7 “來到”和“到來”作賓語的歷時統計

	來到	到來
1912-1949年	8/0.21%	11/0.29%
1950-1979年	3/0.08%	139/3.70%
1980-1999年	30/0.80%	1378/36.66%

2000年至今	16/0.43%	2174/57.83%
小計	57/1.52%	3702/98.48%
總計	3759/100%	

圖4 “來到”和“到來”作賓語的歷時發展軌跡



據表7、圖4，現代漢語一百年，“來到”作賓語用例數的佔比一直在低位徘徊，在各個階段均沒有超過1%。而“到來”作賓語的例數一直在不斷增長，到了“2000年至今”現階段，有2174例，約佔58%，而“來到”只有16例作賓語，與之相比，相差135倍強。

五、“來到”和“到來”作定語

5.1 “來到”和“到來”作定語的共時描寫

表8 “來到”和“到來”作定語的統計

	例數	佔比
來到	99	7.49%
到來	1222	92.51%
合計	1321	100%

根據表8，“到來”作定語有1222例，佔92%強。例如：

(42) 據介紹，除了已經到來的4只白鯨，青

島還將引進海獺、北極熊、海象、南極企鵝等罕見的極地動物。(2004 年新華社)

(43) 筆記本的失蹤並沒有影響他們之間這種特殊的交流，零星到來的路人中有過去來過的也有從未來過的。(沈永興、朱貴生《二戰全景紀實》)

(44) 每個人的指甲、耳垂、嘴唇都呈現出奇怪的藍紫色，每個新到來的士兵都要使勁嘔吐。(余華《夏季颱風》)

(45) 人的靈魂，到來的時候像一顆流星，飛走的時候也像一顆流星，它不再躺在一朵花裏，或睡在睡蓮花瓣下做夢。(《安徒生童話故事集》)

(46) 目前各地商家正積極準備貨源，迎接即將到來的旺季銷售高潮。(1994 年市場報)

(47) 提前到來的冬天使北京的供暖期也相應提前。(2002 年新華社)

(48) 希望您也能沉着、有技巧地應對即將到來的註冊會計師考試，並走向成功！(網絡語料/網頁/C000022)

而“來到”作定語只有 99 例，不到 8%。例如：

(49) 最先來到的一個員警走進去對國慶說：“把菜刀放下。”(余華《在細雨中呼喊》)

(50) 丁元善正在和剛剛來到的陳堅談話。(吳強《紅日》)

(51) 那個下午突然來到的地震，使這條街道上充滿了驚慌失措的情景。(余華《夏季颱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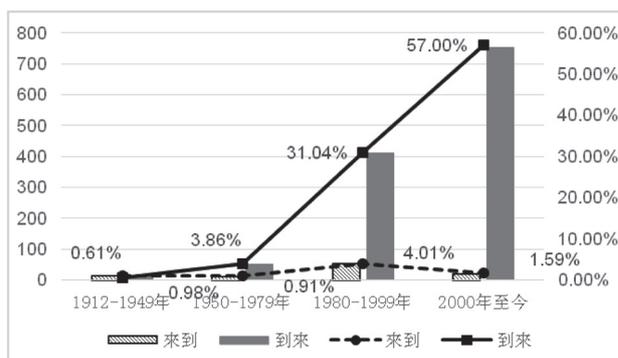
5.2 “來到”和“到來”作定語的歷時分析

表 9 “來到”和“到來”作定語的歷時統計

	來到	到來
1912-1949 年	13/0.98%	8/0.61%
1950-1979 年	12/0.91%	51/3.86%
1980-1999 年	53/4.01%	410/31.04%

2000 年至今	21/1.59%	753/57.00%
小計	99/7.49%	1222/92.51%
總計	1321/100%	

圖 5 “來到”和“到來”作定語的歷時發展軌跡



據表 9、圖 5，在現代漢語一百年裏，“來到”作定語的用例數和佔比一直在低位徘徊，最多是在“1980-1999 年”這個階段，有 53 例，佔 4% 強。而“到來”作定語的用例數和佔比一直在增長，到了“2000 年至今”現階段，“到來”作定語有 753 例，佔 57%，而“來到”下降到 21 例，佔比不到 2%，相差 35 倍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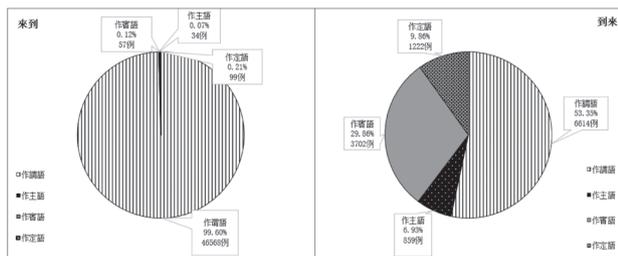
六、小結

同素逆序是漢語語法造詞的一種，通過詞語內部語素順序的變化來表示不同的語法關係(劉叔新，1995: 99; 張巍，2010: 248)。從表面看來，兩個詞語僅是順序的不同，但實際區分時，其功能和關係都較為複雜(佟慧君，1983: 9)。

從歷時發展的角度來看，“來到”和“到來”這一百多年的發展軌跡，可以顯示出它們在語法功能上的區別；而從靜止的角度來看，這些語料可以在一個共時平面上來描寫。同素逆序詞“來到”和“到

來”二者雖然都是動詞，但是在 1912 年至今一百多年的競爭和演化的過程，經歷了相同與不同的命運。謂語的功能由“來到”和“到來”共同承擔，“來到”做謂語佔了 99.6%，“到來”做謂語佔了 53.35%（見圖 6）。不過語法上有分工，即“來到”為及物動詞，“到來”為不及物動詞（見表 2）。而非謂語（主語、賓語和定語功能），則由“到來”獨家承擔，佔比共為 46.65%，“來到”作主語、賓語和定語加在一起只有 0.4%（見圖 6），這個數值小到可以忽略不計，而且可以這麼說，“來到”在競爭和演化中已經失去了作非謂語句子成分的功能。

圖 6 “來到”和“到來”語法功能的共時統計



“來到”和“到來”語法功能的變化，一方面說明同素逆序也可以作為一種語言形式來表達語法功能的不同。另一方面也啟示我們，在漢語詞彙研究中，尤其是同素逆序詞的辨析中，要結合歷時和共時兩個角度來進行辨析。

註 釋：

[1] 詹衛東、郭銳、譚貽榮 2003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 CCL 語料庫（規模：7 億字；時間：西元前 11 世紀 - 當代），網址：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

[2] 由“來到”和“到來”參與構成的主謂詞組和謂賓短語做定語，我們也將其劃分為“來到”和“到來”作謂語，因為它們在主謂詞組和謂賓短語中做謂語，如：

這個人忙得不可開交，小王子到來的時候，他甚至連頭都沒有抬一下。（《尼爾斯騎鵝旅行記》）

大腹便便的張希先本能地拍拍高高隆起的肚子，滿懷初為人母的喜悅和幸福，輕輕地告訴快要來到人間的小生命。（宗道一《唐明照 唐聞生：父女外交家》）

那麼，下文研究“來到”和“到來”作定語時，只包含“來到”“到來”為中心的狀中結構作定語的情況，就不包括主謂短語和謂賓短語作定語的情況。

參考文獻：

薄家富 1996 也談同素異序詞，《天津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6 期。

陳 方 1987 淺論同素異序雙音詞的辨析，《漢語學習》第 4 期。

陳 群 2015 “不再”和“再不”的異同比較，《語文學刊》第 24 期。

成伶利 2013 “喜歡”=“歡喜”？《華中人文論叢》第 4 期。

崔 健 1982 不再 D 再不 D 再也不 D，《漢語學習》第 2 期。

丁 穎 2008 《現代漢語詞典》中的同素異序詞，首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黃伯榮 1998 《動詞分類和研究文獻目錄總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黃 巍 2010 現代漢語同素逆序詞研究，遼寧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黃 樂 2006 現代漢語雙音節同素異序詞研究，華中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賈玉萍 2010 現代漢語同素逆序詞構詞造詞研究，山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匡鵬飛 高達亮 2020 論“展開”和“開展”，《漢語學報》第 1 期。

李 丹 2016 《現代漢語詞典》（第 6 版）中的同素逆序詞研究，曲阜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李麗雲 2002 現代漢語同素異序詞論析，河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李孝昫 2014 “互相”與“相互”的辨析及偏誤分析，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李雪梅 2018 同素逆序詞“代替—替代”研究，《文學教育（下）》第 6 期。

劉叔新 1995 《漢語描寫詞彙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羅 堃 2007 “面前”與“前面”，《語文學習》第 21 期。

羅麗麗 2018 同素逆序詞“來往——往來”及對外漢語教學，《文學教育（下）》第 9 期。

馬洪海 1991 由“達到”和“到達”的誤用說起，《天津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

潘慕婕 2001 “不再”和“再不”，《漢語學習》第 2 期。

隋樹華 張 梁 汪惠迪 1956 詞素相同、次序不同的合成詞，《語文學習》第 5 期。

譚汝為 1995 同素逆序詞四論，《詞彙學新研究——首屆全國現代漢語詞彙學討論會選集》，北京：語文出版社。

唐中笑 1998 青年·年青·年輕，《語文月刊》第 11 期。

佟慧君 1983 《常用同素反序詞辨析》，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王晨峰 2015 “不再”與“再不”的辨析，《文學教育（下）》第 4 期。

邢福義 1999 說“兄弟”和“弟兄”，《方言》第 4 期。

徐根松 1997 雙音節同素反序詞的語法、語義考察，《浙江師大學報》第 1 期。

楊莉莉 2017 同素逆序詞“互相-相互”論析，《宿州學院學報》第 32 期。

楊英耀 2003 《同素異序詞應用詞典》，珠海：珠海出版社。

詹衛東 郭 銳 常寶寶 譚貽榮 陳 龍 2019 北京大學 CCL 語料庫的研製，《語料庫語言學》第 1 期。

張其昀 2002 現代漢語同素詞通考，《語言研究》第 1 期。

張 倩 陳月明 2013 “不再”與“再不”，《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第 8 期。

張瑞朋 2002 現代漢語中的同素異序詞，《語言研究》第 S1 期。

張 巍 2010 《中古漢語同素逆序詞演變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張遵融 2007 也談“面前”與“前面”《語文學習》第 11 期。

賴麗琴 廣州 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lailq5@mail2.sysu.edu.cn

朱其智（通訊作者） 廣州 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 廣州南方學院 flszqz@mail.sysu.edu.cn